

教育選擇的問題與智慧

高強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吳所長明清博士的專論，結構良好，理清辭明。吳所長從選擇與控制概念，意涵的探討，說明學校組織的控制機制，分析教育選擇的對象和形式，進而介紹學校教育改革的策略。包括學校組織型態的調整，學校組織控制機制的強化，教育選擇效率與公道之發揮等，可謂中肯平實，穩健切要。與民間教改口號式的熱情訴求，官方教改審議拼盤式的虛應故事，恰成明顯的對照。

事實上教育的選擇或控制關連的因素非常複雜，個人的認知和權利義務觀，制度上的設計，政策的整體考量，民衆的價值觀念和期望水準，以及現實的法律道德等錯綜的因素或層面，均必須要審慎的思慮。當前的教育選擇絕非囿限於學校內部組織有關的事務。在多元開放，自由民主而又人文的、彈性的、鬆綁的社會，教育選擇與控制的議題應該擴展為學校與學校之間的、學校與非學校之間的各種選擇。簡言之，在同性質的城鄉學校之間，公立與私立學校之間，學校和家庭之間，甚至不同國家之間的學校教育等，其實都存在選擇與控制的空間。民衆是否接受聯招與升學主義？官員、學者和家長是否接受「自學方案」、「五育均衡」、「教育革新」、「母語教育」等問題，本質上都是挑揀選擇的結果，當然亦是大家智慧的表現。

在當前混亂宣囂，重現實而輕理想，尚利害虛矯與浮誇門面的社會，期望教育的選擇與控制能夠超越政經社會和民族文化的積弊，確確實實根據事實是非和原則理想，規畫誠信公平的制度，發展客觀合理的選擇技術或控制程序，誠然是陳義高遠，切中時弊。不過刻不容緩的重要選擇被緩不濟急的折衷策略羈絆糾纏的事例不勝枚舉。見怪不怪，委屈抑鬱，自省自思，自求多福，似乎是教育專業人士無法逃避的必然選擇。

教育專業成員們選拔人才，造就人才，同時也從事著淘汰不適者，篩選或夭折人才的工作嗎？

多數人競逐明星學校和熱門科系，無論選擇的標準或程序如何，本質上就是一場優勝劣敗的競爭嗎？

高中高職的學生，是否經過客觀嚴謹的分類（sorting）或鑑別？是否能讓不同性向和能力的學生，接受不同類型的教育，發展不同型式的知識與技能？

教育的選擇與控制，是否發揮分配（distribute）的作用，使得不同知能的學生都能夠達成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目標，從而進社會的多元分化？

此外諸如校長的選任，師資的培育，教科書的開放，學校教育的成就或卓越指標，校園暴力或常規紀律的討論、聯招改良的設計等，均是教育選擇與控制論述中的重要議題。其中最關鍵的核心課題是：個人在學校組織和教育制度中的種種選擇，究竟是自主自由的決定？或者竟然是不由自主不得不然的「被選擇」或「被決定」？

如果可以重新選擇，在場的各位會選擇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會不會考慮教會學校？各位的第二外語會不會考慮選擇德文？法文？阿拉伯文或電腦語言？各位的母語是從小自願或自由選擇的語言嗎？

如果真能夠重新選擇，我們要選擇學歷或證書掛帥，文憑導向的社會？或者要選擇創造一個學歷無用，專業能力或知識取勝的社會？大家對博士內閣，學者政客和拒絕聯考的小子，能否重新瞭解與評估？

今天的新新人類學生朋友們，在背不背英文史地，要不要打工或飆舞，頭髮長短制服有無和校規寬嚴之間的選擇，究竟是外在制約的結果或者是內在省思覺識的表現？今天的選或不選，是不是決定了明天的成敗得失？

廿一世紀的社會瞬息萬變，學校教育的目標、課程教學和評鑑活動，勢需更加的彈性多元與活潑創新，方能培育與社會分工所需的嶄新人才。今天的教育專業成員如果對於當前琳琅滿目的教育報告書、改革建議案和層出不窮的教育議題感到眼花撩亂，無所適從，如何而能從事正確的教育？又如果今天的教育不能明辨黨派競逐過程中的是非對錯，不能超越時代潮流中浮誇膚淺的議論紛紜，不能堅持專業的理想原則與自主精神，則現行教育體制與歷程中的種種選擇或控制，豈不都是徒具形式的，自我安慰式的，不由自主的枉然動作？

總之，當前的教室危機是師生間的選擇不足，互動太少。當前的校園危機是辦學與教學的限制太多，選擇有限。當前教育改革的危機則是可能的選擇過多，而緩急先後的控制不足。吳所長明清博士從選擇與控制均衡的觀點，強調效率與公道兼顧的原則與作法，圓融週備，切實可行，值得所有關心教育興革人士的參考研閱。

四字訣

胡適

你曾看見我寫給王重民的一封信嗎？（曾登在抗戰時期的圖書季刊新五卷一期）。我在那篇短文裡，曾用古人論從政（做官）的四字訣來說明「治學方法」那四字是勤、謹、和、緩。

勤即是眼勤，手勤——即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實、勤求證據。

謹即是一絲一毫不苟且，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論，都不苟且，即是謹，即是「謹慎」。

其餘兩字，同樣重要，你好像不大注意到。「和」我解作「心平氣和」、解作「平心靜氣」、解作「虛心體察」。（西方宗教所謂Humility），其實並不十分humble平心考查一切不合理的事實與證據，拋開成見，跟着證據走，服從證據，捨己從人，「和」之至也！

「緩」字在治學方法上也十分重要。其意義只是從容研究，莫急於下結論。證據不充分時，姑且懸而不斷（Suspending one's judgment）。

所以我中年以來，常用這四字訣教人，常說：「科學方法不是科學家獨得或獨佔的治學方法，只是人類的常識加上良好的訓練，養成或良好的工作習慣，養成了勤、謹、和、緩等等良好習慣，治學自然有好成績」。（摘自胡適語粹「致陳之藩」）